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奏議

論總攬權綱以盡更化劄子

召對日

秘書正字

臣恭惟　陛下天縱神聖身濟興運兢兢行道餘三十年以　陛下之心行　陛下之政唐虞三代宜不足進而懷忠之士以今揆古容欲有議者何哉羣臣負　陛下使令也自　建炎以來朝廷之治蓋嘗一再更張方　陛下厲精於中興之初則執

事者立異相高隆虛名而略實用逮　陛
下恭已於修好之後則專國者怙權植黨
廢公議以竊主威夫君天也父也事天事
父若此尚何暇望其它哉今　陛下收還
威柄人才用舍蔽自　聖志先時二者之
敝固已革去然臣之愚猶欲冒昧自竭者
誠願　陛下清間之燕密諭邇臣使之無
苟目前益務遠略而已夫事有可爲當各
進所聞豈必拘形迹之疑政或偏敝當勿
憚改作不宜習見聞之舊翫歲月則將失
投機之會飾文具則必盭責實之旨使羣
臣精白以承休德則　陛下高拱而昭成
功永輯隆平無有紀極惟　陛下留神財
幸取　進止

乞改正遷謫士大夫罪名劄子 秘書正字召對日

臣仰惟　陛下天造神斷與海内更始士
大夫流竄降黜一皆拔拭待之如初甚盛
德也臣竊見前者大臣竊　陛下之威福
濟私心之喜怒逮其莫景很恣尤甚士大

夫稍自振厲不肯阿附或小有違忤則羅致之獄毛舉縷析旁逮知舊懼其不能廢錮必以贓私罪汙之有司觀望風旨鍛鍊煩酷使之誣伏爰書訊鞫貫穿首尾強立左驗務令案節備具牢不可破今雖累降詔旨許以辯雪然有見賢能之士或曾蒙陛下獎拔則忌之益深乃使虛被誣衊自新無路人才終棄實可憫惜臣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特降睿旨下刑部諸命官自去年郊祀赦前犯贓私罪除州縣監臨之官因民戶論訴監司按發若有寃抑依條審實外如係近年取怒故相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成罪之人特免看詳並與改正庶幾士大夫實霑恩宥復全名節得備國家選用天下幸甚取　進止

論涵養人才劄子

臣聞國勢之強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兵之利鈍而係夫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二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儀薦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靜有以察未

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眞可療病如穀粟眞可救飢此則平時既不可不涵養蓄儲而羽檄交馳之際則又不可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　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藻飾治具羽儀薦紳者固自不乏然臣區區之忠猶効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夫楩楠杞梓自拱把知其爲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封埴遽責之以任重鮮有不撓折者是人才又貴夫涵養欲望聖慈深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諸中都扶持長養婁試熟察以須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受任奔走禦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　陛下可以垂拱無爲固宗社於磐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取　進止

請刪定　列聖圖書劄子 校書郎賜對日

臣仰惟　帝室龍興聖聖傳緒天德地業既載諸信史雲章奎文又勒于鴻編於是並建内閣以謹其藏所以宣奕葉之文明示萬世之軌範　陛下身濟大業遹追來孝載即廣内一新寶儲館御邃清規模輪奐神聖顧歆中外感悅太平盛舉不可加已然臣竊聞　列聖圖書皆在冊府六閣所藏或爲未備欲望　睿明深詔祕館恭取　祖宗寶訓御集實録五朝正史盡行録寫館職讎校上之六閣庶幾典冊尊嚴日星並煥上以昭　陛下尊祖欽宗丕揚謨烈之意外以闡治世之彌文垂耀來今取　進止

小貼子契勘今來陳請並係已成之書止乞就祕書省官吏抄録校正即不置局支破添給將來了畢亦不推恩

乞不施行官員限三年起離僧寺寄居劄子校書郎賜對日

臣伏見指揮臣寮陳請州縣僧寺官員見

住者限三年起離今來將已限滿臣竊惟
朝廷住賣度牒之久僧徒寖少所在佛屋
例多空閑往者中興之初西北士人渡江
嘗有指揮許於僧寺安下休兵以來雖間
亦自造住屋然其間實有窮困者卒歲之
計猶且不給豈有餘力可以買地建宅今
緣年限將滿僧徒漸敢無禮迫逐或結託
官吏迫以威勢流落之士極爲狼狽臣又
聞紹興府福州泉州宗司及南班宗室皆
在僧寺格以新制則此官府亦合遷起若
別行營繕豈惟州縣甚有所費而工役之
多又復重擾百姓伏望　陛下矜恤特賜
睿旨將昨降寄居僧寺限三年起移指揮
更不施行庶使僑寓之士數百千家皆均
被上恩不致失所取　進止

論先備劄子

臣聞善醫者不以無病而廢藥石之儲善
國者不以無事而忽先具之備蓋懲病克
壽弗畏入畏古之戒然也恭惟　陛下神
心淵懿聖學高遠前世安危治忽之鑒當

今先後注措之宜皆已昭晰洞達無有疑
蔽如日之中而纖悉必照如衡之平而輕
重必審凡所以明謹政體興起治功鞏固
丕基維持萬世者罔不備具固何待羣臣
千慮之愚然臣不識忌諱深惟古人先事
之義竊謂今日歲誠豐矣然荒政不可以
不治兵固戢矣然邊備不可以不謹黎獻
畢集允釐百工當思有馳騖不足之時四
方無警百姓按堵當思有毫末弗緝之患
此其略也夫綢繆宜陰雨之未及宴安惟
酖毒之可畏伏惟席大治大安之勢擇凡
當預備之策因大臣造膝之餘使之一二
條舉熟復而深圖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不勝
惓惓以爲　陛下獻惟　陛下幸赦取
進止

乞更定太常樂章劄子

臣恭惟　陛下飭躬齋精祗見郊廟靡愛
圭幣懷柔百神獨聲詩之薦未稱明德伏
觀太常所奏樂章第其篇叙則有詳略之

不同稽之文義則或違牾而弗協三歲之
親祠四時之常祀率用此也而習熟所傳
有司弗議臣甚懼焉恭惟　眞宗　仁宗
寔始親製薦饗樂章所以申景鑠宣至和
假三靈之驩者炳然與日星較著而當時
輔臣翰苑奉詔而作者亦皆依末光垂典
冊雅頌所編不足進也臣愚欲望　聖慈
深詔邇臣取凡太常樂章更定篇次摽別
部分具以奏御　陛下萬機之暇用　列
聖故事擇宗廟郊禖親祠所用駿發　睿
思肆筆而成其餘分命大臣與兩制儒館
之士一新撰述裒爲成書下之太常以俟
來歲郊見奏焉庶幾中興追繼韶勺施之
無窮取　進止

乞脩日曆劄子（起居舍人兼脩玉牒實錄院檢討官日）

臣聞　神宗皇帝相王安石用私意作日
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巳陳瓘以死爭之著
爲尊堯集日錄辯等書忠臣義士感激增
氣恭惟　陛下躬履艱難濟登休治寶慈
與儉仁民愛物聖德之盛固巳聿追先烈

而故相信任之專禮遇之隆又非特如安石受知於　神祖也臣竊謂政事舉措號令設施一皆蔽自聖斷故相或能將順賛襄而已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已意掠美自歸揜　陛下之聖明私羣臣之褒貶日曆之官因取其說著於簡策大非尊戴　君父傳信萬世之義臣實恐懼仰惟　陛下既遴選史臣付以論譔欲望駿發明詔再取去歲以前臣僚修過日曆詳加是正審訂事實貶黜私說發明聖德庶幾作下幸甚取　進止

論王公衮復讎議 兼權中書舍人日

宋一經襲六爲七垂之無窮天復讎義也夫讎可復則天下之人將交讎而不止於是聖人爲法以制之當誅也吾爲爾誅之當刑也吾爲爾刑之以爾之讎麗吾之法於是爲人子而讎於其父母者不敢復而惟法之聽何也法行則復讎之義在焉故也今夫佐公衮之母既葬而暴其骨僇尸也父母之讎莫大於是佐公衮

得賊而輒殺之義也而莫之敢殺也以謂有法焉律曰發冢開棺者絞二子之毋遺骸散逸於故藏之外則賊之死無疑矣賊誠死則二子之讎亦報此佐公衮所以不敢殺之於其始獲而必歸之吏也獄成而吏出之使賊洋洋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夫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者也二子之始不敢殺也蓋不敢以私義故亂法今獄已成矣法不當死二子殺之罪也法當死而吏廢法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之子者尚安得自比於人也哉佐有官守則公衮之殺是賊協於義而宜於法者也椿等聞春秋之義義在復讎公衮起儒生尫怯如不勝衣當殺賊時奴隸皆驚走賊以死捍公衮得不死適耳且此賊掘冢至十數嘗敗而不死今又敗焉而又不死則其惡必侈於前公衮之殺之也豈獨直王氏之寃而已哉椿等謂公衮復讎之義可嘉公衮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佐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法宜

如律謹議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奏議

進故事

臣某曰曹操苻堅狃數勝之勢擁百倍之衆因利乘便長驅而前偃然有吞併之心然吳與晉卒能以單寡之士談笑走敵操堅號爲善用兵者及兹智勇俱困鳥駭鼠竄僅以身免而其國遂以不競者何也吳晉之君臣能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直應曲而又有周喻謝元爲之將帥也夫兵不

欲多也兵多而不精則志不一而易潰曹操符堅之衆是也是故兵不可以不練將欲專也將得其人則兵雖不多亦足以取勝赤壁合肥之役是也是故將不可以不擇夫兵已練而將已擇則吾飭邊備遠斥堠峙糗糧省不急籌於帷幄以待之而已耳雖狼子野心不義而強吾何畏焉

又

臣某曰文帝可謂知道也已不以我之休戚易天下故約於處已而天下以尊榮歸之詘於一時而萬世以盛德稱焉炎正傳禩彌於四百文帝所以固結天下之心者在是也夫儉非難而出於誠之爲難民至愚而神不可以文具化也慎夫人不出房闥而天下知其衣不曳地文帝亦庶乎其誠矣其於富海內而興禮義也何有昔者舜禹之世而苗民不格夷狄之患何世無之不曰舞干羽乎文德誕敷而後干羽可以懷遠不然抑末也匈奴盜邊文帝猶恐傷民不欲深入蓋諱兵而不用也然當文

帝之時疆場無甚擾匈奴浸亦貼服文帝所以爲強在德而不在兵也夫強固不在兵而軍政不可不修細柳之屯帝識其爲眞將軍當饋而歎然後又知文帝勤於修德猶不敢一日而忘兵也

論薦劉澤奏

臣等伏覩武功大夫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懷州人初爲劉錡偏將錡器之使特將一軍順昌（一本作順川）之役有雋功錡罷澤以所部屯太平都統王進掊尅苛暴軍人怨之刺骨獨澤撫士卒如子進有所科歛澤一不從進怒逐之澤家無蓄儲即日乏食舊部曲議賑給澤澤不可曰幸有官可以歸吏部與其子徒步參選既判成矣會馬軍司後軍闕官此軍從劉錡久倚功怙勇將非其人則或頡頏而不服帥擇將難之有以澤告者以爲後軍統制一軍怗怗且畏且喜澤之在後軍如在太平軍中分市官布澤曰吾軍貧甚顧可以布與吾軍耳明日以狀謝得布它日令軍中市瓦澤又

曰所居閒屋尚多瓦可撤也撤以與之澤在軍自已俸之外雖添給之屬不以一錢供其私起居飲食與士卒賤者等廉勤忠直根於天性自其儕伍雖平時有不快於澤者亦不能不稱其賢澤年五十有二從軍三十年婁有戰功介於進取不善委曲專務奉公守職存撫士卒而已夷考其行雖古名將何以過是臣等采之公議輒敢論薦欲望聖慈將澤不次拔擢以爲中外之勸

繳駮成閔按劾部將奏中書舍人日

准中書省送到録黃一道爲成閔按劾西溪選鋒第一將部將李因全不照管人兵致令逃竄乞罷從軍與遠小差遣奉聖旨依李因添差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令臣書行者

右臣竊惟國家之所以懲勸天下賞罰而已然賞不當功則不如無賞罰不當罪則不如無罰何也功罪已著而賞罰未行則賞罰之權猶在也功罪著而賞非功罰非

罪則爲善者不勸爲惡者不懼賞罰之柄於是失矣自聞西溪卒伍逃竄之事既兩旬浹其所以不憚死而竄者情之曲折陛下既已知之不待臣之言然二十日之間主帥而下未聞略有黜責外廷之臣不敢以爲疑者意　朝廷方此圖之而未也今茲則大不然　朝廷既已不治其人而成閔乃敢無所忌憚公爲劾章歸過隊將乞罷見任仍送吏部夫掊刻軍士役使軍士利入於已怨積於下者閔與統制統領官實爲之也閔不爲之則統制統領官安敢爲之統制統領官不爲之則將副部隊將安敢爲之　朝廷委曲涵容置閔與統制統領官等一切不問乃特用閔之言罷一隊將所謂隊將者何其獨不幸也哉罰不當罪臣恐浸失賞罰之柄自此此輩愈更恣橫輕侮憲章事雖至微關繫甚重臣愚欲望聖慈將成閔與當來士卒逃竄本軍統制統領將副等官等第降黜其本軍統制官仍與罷免庶爲餘人之戒或　陛

下聖意不欲如此行遣即乞將閔今來陳乞罷隊將劄子亦不施行以破小人詭計以慰士卒之心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小貼子臣訪聞馬軍司尋常減刻軍兵請受及非時役使最爲酷虐士卒怨帥臣入於骨髓　陛下聖聰幽隱必察諒必周知臣不敢復布若因此時略與黜責不惟餘人知所懲戒亦可以收中原士卒之心疎遠冒聞不勝恐懼

論衛卒戍荆州劄子

臣仰惟　陛下軫念上游既以荆州付之劉錡而又倚信聽從無一不至伏觀此來詔旨爲錡而下數踰二十如嚴制節備官屬須緡錢增鎧仗之類是已顧中外之論猶謂錡之所急寔在兵少欲出衛卒往戍錡所夫自吳至荆州山川阻遠調發數千與其孥俱則是數萬不惟經行煩擾亦非所以外示安靖也臣愚竊欲效計以謂取之於遠不若取之於近所謂夔路是也今

諸路將兵往往有名無實臣嘗詢之惟蜀爲盛成都萬人潼川六千夔路四千夔之去荆道路無幾若以夔兵二千益荆州轉潼川之卒以補夔闕而下成都之甲如夔之數戍潼川或歲時踐更或一定不易如是則内無遷徒之爲勞外無疑間之可開周旋几席之上而形勝之強成矣議者必曰夔當蜀後夔守虛則蜀以危臣謂不然自荆入蜀取道峽中地勢險絶人必魚貫而進荆在平衍之地據具蜀之衝使荆果強則孰敢踰荆而窺蜀是夔雖有兵寔寘於無用之地徙之於荆則上可經蜀（一本作徑蜀）下控沔鄂蜀既無慮而上游亦固一動兩得有利無害伏惟　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貼黃臣竊攷　祖宗舊制諸將兵未有不更戍者所以均勞逸習道路如蒙　聖慈采擇乞下四川制置使及湖北帥臣同共措置從長施行

論治體劄子（甲申二月九日）

臣竊惟今日天下之事可謂極矣國威未振士氣未立財用殫匱甲兵脆弱譬之元氣虛竭之人百疾俱見非醫如俞扁有湔胃浣腸之術莫能起也天授　陛下神聖英武龍潛既久周知天下之故作其即位則舉茲世而新之獨攬權綱考核名實憂勞圖回日不皇暇顧惟內外小大之臣不足以仰望清光之萬一是以再歲于茲大勳未集然臣聞之立志欲堅不欲銳成功在久不在速治有大體不當毛舉細故令在必行不當徒爲文具大僚欲其同德比義共濟艱難之業羣臣欲其宿道鄉方不爲朋黨之私如是則內治不患其不修外難不患其不弭以此富國以此靖民以此復文武之境土以此攄高文之宿憤躊躇四顧無不可爲者已如其不然臣恐藥不當而病益深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惟

陛下留神財察取　進止

畫一利害

一國家駐兵淮甸根本之地實在江南沿

江控扼當有重鎮除建康係帥府外如鎮
江九江武昌守臣權輕緩急難以責辦欲
望詳酌移浙西帥於鎮江江西帥於九江
鄂州則帶沿江安撫使仍撥蘄黃光三州
爲管內遴選帥臣使治城壁繕修器械訓
習本路兵民積蓄財穀責以歲月務收實
効
一竊聞議者欲分拋鹽引於民間兌便錢
物緣食鹽之人有限若一頓賣過却須暗
損榷貨務常年所入之數臣昨曾具白劄
子乞將婦人封號自恭人至孺人等第立
價出賣許人户書填與母若妻及女如貴
族品官之家亦許與妾比之官誥人更樂
從比之度牒不損户口
一諸路如提刑提舉職事以漕臣兼之有
餘空立兩司官吏浮費每路不下數萬貫
欲乞詳酌盡行廢併逐司錢物專委帥臣
拘收其見役人吏並合裁減兵卒發歸元
來州軍漕臣每路止置一員依淮南體例
兼諸司職事仍不添置人吏

一諸司屬官初無職事止能倚勢作威占破吏卒搔擾州縣除諸路應辦軍事處量行存留外其餘並當省罷若監司實有職事合委屬官即於置司處就令州縣官兼權更不添請給人從

一州縣百姓既出免役錢有物力者猶當差科官户既免差役役錢復免一半輕重不均欲望詳酌將官户役錢據見科之數增起一倍並同編户其收到錢別項樁管贍軍

一行在百司乞委臺諫公共相度將不係緊要處權行住罷公吏並放逐便候邊事寧息日依舊

乞不催兩浙積欠劄子 知平江府日

臣竊聞今年浙東西州郡間被水患 陛下至仁惻怛即降 睿旨分命監司賑給遂使數州之民左餐右粥如歲豐時無轉徙之患 隆恩厚澤浹洽霑霈何有紀極然臣得之道涂謂湖秀諸州猶催積欠督責甚急百姓頗復不堪皆言 聖天子軫

念我曹濟之以食而官司不能推廣　德意乃追積年逋稅名色既多何所從出欲望　聖慈特賜處分兩浙路監司州縣將今年以前民間所欠逐色科名稅物除官户公人及二等以上户外其餘或與一切蠲免或與權行倚閣至來年秋成起催如敢違戾許人户越訴及委御史臺彈劾取旨重寘典憲仍令轉運司徧榜曉示庶使斯民家至户到皆知　陛下所以哀矜元元之誠意而州縣之吏不敢奉行滅裂取

進止

論謀國欲一劄子

臣居鄉時鄰之富者有二子焉一欲坐而商一欲行而賈而父莫之決也而使之俱爲之二子之始謀非不善也爲其徒者以二子之不協則各幸其業之無成相非而相殘相戾而相傾居無何其家卒以大困又有貧者亦二子焉以貧故汲汲焉相與營致所以養其親者均衣而節食内閱牆而外禦侮朝於斯夕於斯期豐其家而已

是人者訖致千金之貲夫富之與貧圖功之難易相去遠矣以其謀或一而或二貧者以富富者以貧甚矣謀不一之爲患也書曰惟精惟一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又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惟不一則天下之事雖至小而無成況夫濟艱難之運起非常之治也臣不勝憂國愛民之誠惟陛下留神財察取　進止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奏議

論先盡自治以爲恢復劄子

臣竊惟金虜不道縶我行人中外同憤聖意堅決申飭邊備以全制勝如臣不肖蒙被使令感激　隆知誓當效死顧受任之初有當爲　陛下言者敢布一二伏惟陛下神聖英武得於天縱永念　祖宗創業之難　太上皇付託之重兢兢業業不自暇逸將以刷無窮之耻復不共戴天之

雖天地鑒觀神靈孚祐苟充是心何求不獲然臣區區之愚獨願　陛下益務遠略不求近功而已夫所謂務遠略者願　陛下盡舍拘攣掃除積弊去其所以害治者而行其所當爲者起居飲食不忘此志而已夫所謂不求近功者願　陛下多擇將臣激厲士卒審度盈虛躊躇四顧不見小利而動圖功於萬全而已昔我　太祖皇帝既得天下諸藩跋扈初未服從我　太祖皇帝規橅已定不動聲氣磨以歲月皆爲我有臣願　陛下以　太祖皇帝所以平僭亂者爲今日恢復中原之策臣不勝幸願取　進止

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

臣聞國之強弱不在甲兵不在金穀獨在人才之多少項羽未嘗不強也未嘗不勝也而高祖卒取天下蓋項氏之臣所謂傑出者往往不能容反爲劉氏用無惑乎項亡而劉之興也臣恭惟　陛下以英武不世出之姿當艱難之時獨運神斷思濟宏

業孜孜汲汲二年于茲而成功泯然未有端緒蓋所謂人才者尚少不足以備使令耳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路實狹古者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取於仇讎取於姻戚苟才矣初不問其生出之本末也今茲不然非進士科則朝廷已不敢輒有除用幸而用一人焉議者必曰此非清流也此其人之戚黨也此其人之子若孫也此故嘗有所負犯也此跌宕而不羈也其用武臣亦然吹毛求疵深排力沮夫如是而欲力致天下之豪傑以濟非常之事難矣欲望　聖慈深詔大臣各體此意舍去拘攣收拾度外之士博取而詳察以備緩急之用人才既多使之治財賦使之治軍旅使之宣力四方　陛下將無往而不獲無爲而不成矣臣不勝卷卷取　進止

赴建康畫一利害

一臣今來起發欲先往鎮江府措置事宜訖即至建康交割職事就令本府以次官時暫權管却往兩淮將來若有邊事亦許

臣往來措置
一臣如體訪得武臣內有智略忠義習知
邊事或能幹辦繁難之人欲乞從臣不拘
見任寄居待闕官指名踏逐分付諸軍量
才使喚如都督府有合差委幹當事務亦
許依此施行
一兩淮措置事務全在州縣官吏協心愛
惜不擾而辦如有違戾去處許臣按劾聞
奏
一臣應有奏報文字並乞徑赴御前投放

開拆

論蕭琦第宅及水災賑濟劄子 知建康府日

臣六月二十二日准 御寶封送下 御
筆付臣及蕭琦第宅圖本臣已望闕百拜
祗領訖伏念臣孤遠賤臣遭遇 陛下入
從出藩 眷簡優隆糜捐萬死難以報稱
今又錫以 宸翰寵嘉踰等雲章奎畫永
藏私家臣闔門老穉不勝感恩戀 聖歡喜
踴躍之至蕭琦之居即日併工營繕謹遵

睿訓更加高大及多與空地令可馳射琦在此僑寓臣五七日之間一往見之飲食醫藥錢酒之屬常常照顧所有按月請俸合係總領司支已行關報訖緣未有支行真俸指揮有司不敢擅行琦遠客累重欲望　聖慈特賜處分所有供給錢建康府已應副訖仰乞　睿照江東路沿江州軍水災甚廣臣節次曾具奏聞夏稅亦自無可輸納秋苗決然無望如淮西廬和之間人民亦多被害竊慮秋冬之交飢民聚爲盜賊臣雖已差官前去太平州廣德宣池州措置更乞　聖慈宣諭宰執預治荒政淮上百姓方罷築城堀壕般塼踏弩之役四月以來急去揷秧冀望收成一飽忽被水害人情皇皇仰惟　陛下焦勞萬機德動天鑒災異之來決非人力如堯湯之時定有冥數但於賑濟防閑撫摩惠養不得不盡伏望曲軫淵衷中外幸甚江上諸州將兵闕額甚多臣已令所差官將被水闕食強壯人說喻招刺支與例物亦消弭盜

賊之一端謹具劄子奏聞謹奏

乞擇近臣令行荆襄叅酌去取牧馬專置一司奏狀

近准樞密院劄子備奉　聖旨令臣同司馬倬趙某張某相度於湖北京西置一孳生馬監措置條具利害供申臣尋關牒京西安撫及兩都統司各據回文欲以騍馬四千疋分爲四監内鄂州都統司認養二千疋荆南都統司認養一千疋湖北京西安撫司各養五百疋臣竊惟　中興以來馬政不脩歲歲博買其費巨億而諸軍之馬愈更乏少此則牧養之道未得其宜故也今朝廷方議置監欲還　祖宗之舊若措置得宜則省國用振軍威制夷狄於是乎在蓋政事之大者不可苟且嘗試而爲之也今若諸軍分養則與前日之撥綱馬略同諸軍苟於得馬不復爲經久之計一二年後稍有折閱則又將以辭自解謂荆襄非宜馬之地如此則東南長無牧養之利必資諸蠻而後可耳臣愚欲望　聖慈

特出聰斷於近臣中不間文武擇知馬者
一二人令行荆襄淮南境中與諸軍帥守
臣寮深圖地土水草之宜國朝以來所置
監牧已行故事參酌去取具以上聞取自
聖裁專置一司付以事權嚴爲黜陟之科
責其成功如此則宣撫司所買四千疋不
爲虛費假以歲月朝廷眞得牧馬之用須
至奏聞者
小貼子諸軍揀汰使臣軍兵所在成
羣若今後撥付牧馬監令逐州軍解
發按月請俸就監支給專令牧養實
爲兩便伏候　勑旨
竊聞西北諸監惟沙苑最盛訪聞監
兵見今猶有存者散在關外諸軍乞
令宣撫司從實根刷撥付今來置監
去處指教伏候　勑旨
辭免除起居舍人奏狀
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
起居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
措伏念臣頃以諸生荷　陛下親擢俾冠

多士觸怨蹈禍復蒙　陛下脫臣父子於
九死之中茲又驟自省闥進侍　殿陛凡
昔再生與今超用一出　聖意不緣他人
論報之心雖臣軀命非臣敢有豈宜輒爲
辭避寔以臣齒少人微塵竊科第甫及五
年備數南宮已懼顛躓況秉筆柱下專記
言動非辯智閎達莫宜此選今臺閣諸臣
學識資望高出臣右者不可勝舉苟臣冒
寵躐據必致清議弗容伏望　陛下天地
父母之恩委曲哀怜察臣危悃非敢矯飾
追寢誤恩改授賢傑庶安愚分

再除中書舍人辭免奏狀

伏念臣去國六年分甘永棄叨蒙收召使
服故官已試無庸矧堪因任仰惟　皇帝
陛下神聖英武方闡宏業書賛之行宣導
德意宜有鴻博來膺遴選況承攝是官既
皆名儒奪彼與此義難冒受敢奠　睿慈
俯亮誠悃許臣依近降指揮終滿平江今
任既安愚分允穆師瞻干冒　天威無任
懇切俟命之至

辭免叅賛軍事兼知建康府奏狀

臣起於諸生叨竊名宦軍旅之事實不諳曉顧方外敵凌侮主憂臣辱臣於茲時蒙被使令義無辭難死生惟命但今日之事勢異疇昔虜情叵測邦計猶虛至如守備之脆堅列將之能否強弱之辨進退之宜難以喻度而周知必須親履而詳訪若乃以虛爲實以是爲非苟且目前咎將誰執豈一身夷滅之足惜而誤國欺君之是虞臣實何人而當此選又況帥藩之重宮鑰之嚴雖曰攝承亦難冒據伏望 聖慈收還誤寵更圖奇傑仰備驅馳特賜除臣在外宮觀

辭免知靜江府奏狀

臣愚戇不學叨竊踰分罪戾盈溢遂致煩言仰荷 隆恩姑從罷黜敢圖開宥還職分閫而況郴賀之間俶有兵事靖治之略必惟其人伏望收還成命別畀通材

辭免復待制奏狀

伏念臣頃以諸生遭逢 太上歷官未久

遽躐禁涂自抵譴何迄蒙矜宥祠禄終更旋紆郡紱天地之恩毫髮未報　陛下行堯之道建用皇極曠蕩之澤與物爲春凡是放臣悉加甄叙顧如孱庸亦與兹寵冒昧以居懼咈輿議仰蘄　睿鑒俯亮危悃收還成命使復賤官誓殫愚忠益圖來效所有復職指揮未敢祗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臣踈遠微賤遭遇　陛下叨荷　眷隆屢垂奬使昨者廣西罪戾盈積劾章既上謂當投竄　聖慈寬宥止從罷免至於貼職復與全存天地父母恩德莫喻雖極糜捐報稱何有自反私室闔門訟愆屏息避影早夜怵惕敢圖簡記又俾藩郡視舊所領是爲鄰壤委寄之重與昔不殊聞命之始恐懼感泣臣實何人疊此忝冒已別具奏乞賜恩免螻蟻之軀有不盡者輒具劄子昧死上聞伏念臣父母年七十氣血素弱近復多病頃赴廣西不曾迎侍道里悠遠日以憂戚臣弟年幼侍旁無人自臣來歸

方獲寧養今茲新任復隔重湖垂白之親又難遠涉進退皇惑莫知所措仰惟　陛下推廣孝道本於人情匹夫之微皆得自達臣之迫切義當控告抵冒大譴矢心以辭伏望　陛下至仁哀矜俯徇愚貌於江淮間易一小郡父獲就養不違定省臣得竭力以趨職事祈天請命語無倫次瞻望闕庭伏增震作

辭免知荆南奏狀

臣叨竊外藩僅書歲考頃緣親疾屢丐免歸怵迫之誠莫遑朝夕忽被簡拔就付邊寄上游重鎮王旅所宿望實既輕顛隕是懼伏望博詢衆智俯亮危迹別選名臣使當一面遂臣之私賦以祠禄後日糜捐敢不自誓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八